



写春联

任启亮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过年贴春联的习俗，在我国已经延续了千余年。春节一到，家家户户贴上崭新的春联，新年的气氛就浓了。红彤彤的春联热烈喜庆，是对新年的祈福，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我小时候，每年的春联都是父亲来写。他早早准备了红纸、笔、墨，年三十一早就开始裁纸、研墨，然后聚精会神写起来。待写好晾干后，我们跟着父亲给各个门上贴春联。先把一副宽幅的五行对子贴在堂屋的两扇大门，再把一副七言或更长内容的长条对子贴于两扇侧门，把那副独立的单幅春联贴在厨房的侧门。盛粮食的大缸上也要贴

一个红纸条，写上“五谷丰登”或“丰衣足食”，院子里的树上贴的是“出门见喜”“满园春光”。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父亲把两张卷起的红纸递到我手里，“从今年春节开始，春联就由你来写了。”

接过写春联的任务，我一方面担心写不好，也终于可以一试身手而兴奋。父亲读书不多，用他自己的说法也就相当于初小文化程度，但毛笔字还是不错的。我的毛笔字与父亲相差甚远。自从接下写春联的任务，虽注意练习，却总也不见长进。当初写春联，也就是把字涂写出来而已，没有任何章法，更谈不上美感。不管好坏，几年下来过年写春联也就成了一种惯例，不光写自己家的，不少邻居也把红纸送来让我写，队长还让我把他家和生产队的仓库、牛房的春联也一并写了。

渐渐地，我有了一些志得意满的感觉，而且乐此不疲。先是指挥几个小伙伴裁纸、研墨，然后琢磨春联的内容。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写进春联的内容空泛单调，再加上自己的幼稚和知识贫乏，只能从报纸上找。好在可以从毛泽东诗词中选，记得“春风杨柳千万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是我最喜欢写的。有时自己也挖空心思编一些，尽管粗糙苍白，也多少有点得意。

写好的春联在院子里依次摆开晾干，我来回看着有些孤芳自赏，特别是看到很多人家换上我写的新春联，心里美滋滋的。现在看来，当时的表现真是可笑。至今看到许多同事、朋友，包括我爱人在练书法，让我钦佩的同时更感到自卑，我认定自己根本不具备写毛笔字的天赋和条件。

春联写好后，我还会和小伙伴们一起挨家挨户帮着张贴。那一年，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生产队的牛房，打算贴上我写的那幅“千军万马齐上阵，战天斗地夺丰收”。大家突然愣住了，牛房的门上已贴好一副新春联，上联是“松竹梅岁寒三友”，下联是“桃李杏春风一家”。地地道道的柳公权体，字体俊秀，笔画有力，结构匀称，如刀刻斧凿一般。端着良久，再看看自己的“大作”，实在无地自容，我转身逃离。

那副对联无疑是他的。两个月前，他被送到村里，就住在牛房的西间。人们不知他叫什么名字，来自何方，只听说是接受改造。看他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背后都叫他“戴眼镜的”。他个子不高，劳动时总是一个人默默的，很少与人说话，偶尔碰面也以点头代替打招呼。有人看到他常常沿着河堤来回踱步，下雪天也不例外。晚上和不出工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躲在牛房里，谁也不知他在干什么。

自从看到那副对联，牛房成了我经常去的地方，只是选择在他下地干活的时候。我远远站在牛房门口，为的是看看那副对联。那字写得太漂亮了，一笔一画都让我倾倒。有时边看边在地上用手指划划起来。对联的内容更是令人回味无穷。写了六种树木，上联写树写冬，下联写花写春。上联写松、竹、梅的共同品格，傲霜斗雪，成了寒冬里并肩而立的朋友；下联写冬去春来，三种花迎风报春的风采。对联采用拟人化手法，托物寄情，生动传神，像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令人赏心悦目，把冬去春来的自然风貌和人们盼望新生活好日子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我写的那些陈词滥调与其相比何止天壤之别。

一次，我正在全神贯注欣赏这副对联，被一声突如其来招呼唤醒。“小朋友，你好啊”，原来是他。我怔怔地不知说什么好，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含着笑，给人亲切随和的感觉。他引我进入牛房，看到他的床头堆着一摞书。他说“你喜欢诗？”我摇摇头，指着那副春联“喜欢对联”。他笑了，“诗和对联是相通的。”接着他慢条斯理地与我聊起来，俨然一位老朋友，我渐渐不那么紧张了。他说要写好诗和文章，首先要多读，吸取前人的精华，还要多思考，多练习。对联和诗一样，要反映生活的真善美，表达真情实感。谈到毛笔书写，他说前提是临帖，还要持之以恒，写好字不是一日之功。当时，对他的这些话，我似懂非懂，却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临走时，他抽出一本《唐诗三百首》送给我，并嘱咐抽空多读读、多练练，日子长了，就会有收获。

今年春节快要到的时候，妻子想自己动手写春联，并让我帮她拟一副春联的内容。50多年前写春联的一幕幕，一下子来到我眼前。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华夏

春晚与春节

——用创新思维做好春晚年夜饭

吕逸涛

一是“DNA的打破重组”。食材有限，创意无限。通过调整食材添加的先后次序、调料口味，同样能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体验，这在近年春晚的舞蹈类节目创作中尤为突出。2019年春晚，舞蹈《敦煌飞天》让全球华人欣赏到传统艺术与现代芭蕾相融合的另类的文化大餐。2020年，舞蹈《晨光曲》再次出圈，在《渔光曲》的优美曲调中，一个个身着旗袍的女子缓缓走出，踩着小板凳，挥着竹蒲扇，在弄堂里起舞，将东方女性的婀娜、含蓄、温婉演绎得淋漓尽致。2021年，《朱鹮》用舞蹈演绎一群神情各异、姿态蹁跹的吉祥鸟，带来了春的气息与诗意。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春晚中，舞蹈《只此青绿》演活了《千里江山图》，通过静待、望月、垂思、独步等一系列颇具禅意和丰富想象力的情景动作，让舞蹈“静下来”，用身体语言展现出《千里江山图》上的万壑争雄。舞蹈类节目如此，大春晚的创作亦是如此。通过一次又一次突破艺术创作的“DNA结构”，春晚也在不断的自我革新中完成了涅槃。

二是“计白当黑”的整体思维。在书法、美术艺术中有个概念，叫“计白当黑”，说的是将字里行间的空白处，当作实画有笔墨的地方一样布置安排，虽无着墨，

但也是整体布局谋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22年春晚中，“欢乐”是浓墨重彩，而在整体谋篇布局中，还尽显文化底色。创意音舞诗画《忆江南》给春晚添上历史的底色，节目用诗词舞蹈唤醒了《富春山居图》，一幅水墨长卷徐徐展开，在文人、渔夫、樵夫的歌吟唱答中，展现浑然天成的高山流水，和山水间孕育出的璀璨如群星的人类文明。景观太极《行云流水》给春晚添上和合的底色。节目在城市高空上演，展现“止戈为武”为贵，一招一式中道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城市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原生态情景表演《土地的歌》给春晚添上山河的底色，节目汇聚鄂西《石工号子》、陕北《船歌谣》、大兴安岭《教鲁西雅》、闽东宁德《采茶歌》、滇西洱海《心肝票》五地民丰民乐，一席人与自然的对话，表达了中国人对山水田林湖草沙生态文明最质朴的情感。

三是用“匠心”突破技术创新。在2021年春晚中，观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刘德华、周杰伦到底有没有来春晚”，在《牛起来》《莫吉托》等节目中，依托AR、云技术，他们虽不在直播室，但依旧和春晚现场的其他演员完成了“不同台也能同框”的精彩演出。在2022年春晚中，总台“百城千屏”项目以

“8K超高清频道+地标大屏”的融合方式，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湖北、江苏、安徽、四川、山东、福建、江西等十多个省市的数百块超高清大屏同步播出，为百姓带来一场视觉盛宴。总台的8K超高清频道也是全球首次实现8K电视传播和5G传输播出，奠定了总台在超高清视频制作的引领地位，也标志着我国已走在世界超高清电视发展的前列。此外，“竖屏看春晚”也是2022年春晚热议的话题，春晚摄制团队为直播制作系统设立了专用的竖屏拍摄机位，系统以轻量化、全IP部署实现高清、4K新媒体信号现场混合制作播出，以及横屏、竖屏的统一切换，实现2022春晚“跨屏”直播新样态。在四个多小时的春晚直播中，共有超过1.2亿观众通过视频号直播间观看节目，总点赞数超过3.5亿次，总评论数超过919万次，打破屏幕界限，让春晚更好地连接广大用户。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节是全国人民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节日，面对春晚这道特殊的“年夜饭”，广大文艺工作者一直在弃旧开新、推陈出新，在“张灯结彩、喜迎新春”的除夕夜，再添添一份“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节庆氛围。(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级导演)



《麝香沾野草 虎迹滑春泥》188×145cm 董希源 作

麝香沾野草 虎迹滑春泥

虎为诸兽之雄，古之中国至为崇拜，称曰山君。帝王将相借之以壮声威，平民百姓则援以镇魔驱邪。唯偏僻之地，虎狼当道，百兽莫与争，山民因困扰，遂群起而伐之，于今虎迹将绝矣。余于动物园中观虎，铁笼之中，猥人耳目，难免英雄气短，为之唏嘘不已。想此君隐伏山林，独啸天地间，必如张善孖所言，吟风弄月，不闻名利，以威猛之躯，尽仁爱之心，有天伦之乐如我等，则万物有灵，情感一也。人之于虎，敬畏之余，能不略生怜惜之心乎？

辛巳清明制于祭酒岭西 希源 木教题

金石诗品，古今会心

赵宏宏

好友唐子农十年磨剑，完成了《二十四诗品》篆刻，让人惊喜。

唐人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是一部奇书。这是一部论述诗歌风格的诗论美学经典，也是24首以诗论诗的组诗。无论是作品的体例，还是这些文字所展现的思想和意境，都是前无古人的独创。年轻时代我第一次读到《二十四诗品》时，曾经为之惊叹。这24段谈诗论诗的文字中，交织着关于艺术、自然、山水、历史和哲学的奇思妙想。飘逸灵动的文字，贯通宇宙天地，融汇世间万象，也表达着丰富幽深的人间感情。诚如钱锺书所言：“艺术家之心，科学家之格言，哲学家之悟道，道学之因虚生白，佛家之因定发慧，莫不由此。”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汉字能作如此奇妙的表达。生而为中国人，能以这样的文字谈诗论艺，沉浸于情理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值得骄傲。

《二十四诗品》是用汉字书写创造的文学极品，用金石篆刻展示这部经典名著，是极富创意的艺术再创造。刻在佳石上的篆书，以丰富多变的形态，再现这部奇书飞扬的诗意和超拔的想象力，这是融汇古今的创作。唐子农潜心篆刻书画创作数十年，留给世人很多精妙的作品。这次，他选取28方佳石，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造型，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字体，把《二十四诗品》的文采和气韵，表达得淋漓尽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片奇花竞艳的妙境。在子农的篆刻生涯中，这是一次给人耳目一新的成功创作。这些用刀镂刻出的古雅苍

劲的文字，是一个现代篆刻家对一部中国古典诗论经典发自内心的致敬。

司空图是晚唐诗人，他学识渊博，性情超脱，晚年隐逸山林，“将取一壶闲日月，长歌深入武陵溪”。而他最为醉心且自信的，是对诗的研读欣赏和评判，如他在诗中所言：“自家自有麒麟阁，第一功名只赏诗”。《二十四诗品》，是他一生“赏诗”的收获，也是他的才华和智慧的结晶。司空图也许不会想到，1000多年之后，会有一位上海的篆刻家，在国际大都市一隅，避开了喧嚣的市声，面对着莲池荷叶，聆听着竹风秋雨，沉浸在他的诗论中，潜心十年，反复研读，摘选其中部分段落，挥刀镂石，完成了这部篆刻集。子农呈现给读者的这28方篆章，值得玩味，其中有：积极为雄、壮士拂剑、如写阳春、惟性所宅、吞吐大荒、大河前横、如逢花开、饮之太和、人如淡秋、行神如空、行气如虹……《二十四诗品》共288句，1152字，从中摘选什么，如何构思金石，篆刻成章，这样的过程，恰似司空图的诗论：“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如矿出金，如铅出银”，“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篆章无语，诗魂犹在。远去千年的司空图，和一位现代篆刻家相会在神奇的金石韵律中，是一段奇缘。读者能在这些古雅精美的文字中，窥见不同时代的艺术家之间会心的交流和微笑。

(作者系第七、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从「我回家」到「我是家」

周文彰

虎年春节，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脚步款款走来。过了几十个春节的我，对春节的最大感受，就是一个“家”字。春节，就是“扫房(家)”“想家”“回家”“爱家”“阖家团圆”。

“扫房”，这是北方的叫法，我苏中老家叫“扫尘”。扫尘，就是家庭年终大扫除。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清理家前屋后断壁残垣、垃圾杂物，用竹竿绑着扫把或鸡毛掸清扫墙壁灰尘、屋角蛛网，清洗家用器具，拆洗被褥等等。我在老家时，扫尘先是哥哥姐姐们干，后来就成了我的活。但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洗被褥：她把被褥放入椭圆形木盆，加水浸泡，再从灶膛掏出一篮子草灰，置于被褥之上，用热水水淋在草灰上，让草灰水浸泡片刻，然后光脚在被褥上踩揉，再以搓衣板逐块搓洗，最后到河水里把被褥过干净。在妈妈持家的岁月里，她没有见过洗衣机。扫尘是一种标志，意味着人们结束了一年的田头农活，集中打扫家庭环境，干干净净迎接新年到来。据说扫尘还有扫除“穷运”“晦气”的喻义，那时我全然不知。

春节最大的民俗意义，是激起人们对“家”的流恋和向往。家，就像一块巨大的情感磁铁，源源不断放射出超强吸引力，把人们的心紧紧扣在“家”上。临近春节，在家务农的，不再离家外出，即使有事要办，也要等过完年再说。在外工作的，此时格外想家，早早盘算如何回家，准备回家礼物。而在家的父母此时最盼的，就是儿女回家。平时儿女是否回家，父母一般不太介意，要是春节不回家，父母往往十分失落，很不满意。因此，无论在中心城市，还是在天涯海角，能回家的都要回家。于是，交通的“春运”应运而生，火车、汽车、飞机加班加点，为的是让游子们在除夕能够回到家里。尽管这样，春节之前，无论什么交通工具，都是一票难求。买不着坐票的，站着也要回家，火车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被掀开人群去卫生间也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由于都回家了，这些年城乡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反差：每逢春节，一些大城市变得冷冷清清，酒店服务业进入淡季，小县城反倒热热闹闹，酒店一房难求，饭店如不提前几天预定就没有座席。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看不到的景象，因为那时，农村外出人口极少，我家那个村，在外工作的只有几个人，即使他们全家回村，也是晚上在家打地铺睡觉或去邻居家借宿，哪有条件去住旅馆？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外打工的，回家之前不少人就在网上预订酒店饭店，回到老家，白天陪父母、看庄稼，晚上小车送到县城住宿，方便快捷。这个反差使得一些大城市的本地人，不再满足于冷清，也离开大城市到外地过年去了，更加剧了小县城的一房难求。这种反差，恰恰是新时代的“长假标志”，看得我神清气爽。

为什么回家成为春节的普遍选择呢？答曰：为了团圆。一家人平时分散在东南西北，难以相见，春节就是全家团圆的“法定”日子。一家两代、三代、四代甚至还有五代的，团聚在一起，长辈享受天伦之乐，晚辈竭尽孝顺之心，互致新年祝福。特别是除夕那顿团圆饭，是全家大团圆的追求和标志。从除夕到大年初五，没有哪顿饭的意义超过团圆饭的。回家的要赶上这顿团圆饭，离家的要吃了这顿团圆饭。全家一起忙做团圆饭，更是一家家庭的团圆之乐。我曾以一首七律这样描述阖家团圆的喜庆景象：“春光绚丽过新年，洒扫门庭挂对联。父母端筵蒸五谷，孙儿掌勺炒三鲜。围炉暂忘分离苦，把酒珍尝聚合缘。更把红包祈百岁，阖家齐贺大团圆。”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防疫工作稍有不慎，回家潮便成为疫情传播之旅。因此，去年政府倡导“就地过年”。虽然亲人之间不能在家庭空间面对面地团圆，却能在

网络空间实现面对面的团圆。手机视屏、腾讯会议等现代科技，使得“见面”轻而易举，即使相隔千山万水，甚至远在异国他乡，也能隔空共享吃团圆饭的欢乐。现代交通基础上的现代物流，可以把承载孝心和关怀的礼物快速送达，快递小哥成为千家万户亲情的“传递大使”。去年，我又用一首七律描绘了这种就地过年的新方式：“过年如此史无前，辛丑春光别样妍。礼越千山行孝道，屏穿万水见亲贤。居家随兴游川岳，邀客凌空划酒拳。敢问瘟神何以想，一声号令力回天。”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别样春节，照样欢乐祥和。新时代表成成就对“团圆”作出了新的阐释。当然，阖家团圆的实质是一个“爱”字，即爱家庭或被家爱，绝大多数是既爱家又被家爱。不爱家，就不会不想回；家不爱，则成了有家不能回——这两者都是所有家庭和家庭成员要努力避免或化解的。

2021年2月11日是辛丑年除夕。中午孩子们陪我们吃团圆饭，晚上我和妻子把单身一人在京“就地过年”的几位学生和好友邀来我家一起吃年夜饭。夫人备菜，我掌厨，学生和好友摆放碗筷杯盘，热热闹闹地度过了大年夜，他们都说“有了家的感觉”。他们这么一说，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家”的感受。

父母健在时，无论在在哪里工作，春节回老家是自然的行程。所谓家，人们说得好：妈就是家。随着父母先后离去，回家过年的想法便淡然而去。过去总想过年团聚的兄弟姐妹们都成了爷爷奶奶的人，很难再有团聚的冲动，也没有了随心所欲的自由，因为他们都成了各自门户的祖，考虑怎么过年的中心不再是兄弟姐妹。这让我突然发现：过去春节总是我回家，如今春节我倒成为家了！“我回家”到“我是家”，是人生之旅的重大变化，也是必然走向。当晚我以绝句写出如下感慨：“八十高堂望眼花，归心哪管在天涯。年年奔走还乡路，行到头来我是家。”

“我回家”也好，“我是家”也罢，不变的是“家”。家，是春节环绕的轴心；家，是每个人春节不解的心结！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诗词学会会长)